

## 初夜權序言

豈明譯

日本廢姓外骨撰

距今三年半前，即大正十一年十月，有一個少年紳士來訪，拏了一張名片，上寫「介紹某君，乞賜接談，法學博士吉野作造」。會見之後問其來意，答說，「我本是東京高等工業學校的畢業生，可是學過的工業却不高興幹了，想轉到文學方面去，承吉野先生照顧，于大正八年進了帝國大學文學部，專攻社會學，到了明年春間須得提出畢業論文，想做一篇初夜權之社會學的研究，關於初夜權的外國的材料大略已經蒐集了，本國的却還沒有，去問吉野博士，他叫我來向先生請教，所以冒昧地跑來求見。」我于是便就淺識所及，略說二三，又將參考書也借給他，過了四五個月，他來訪時說，「託先生的福，已經好好地畢業，成了文學士了。」併且還說那個論文承戶田今井兩位先生稱贊，說是近來少見的優秀之作云。

此後因了上邊所說的關係我便告訴他，想把這論文

拏來出版，賣給我罷；交涉的結果，用了三百塊錢買了來，就是這本書。錢貨交清之後，將要付印了，因為種種事情的緣故，暫時中止，這部稿本前後三年埋在篋底裏。直到近時，有一個本家存姓宮武尚二辦了一個無名出版社，想刊行洋裝書，問我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讓出版，我說，「那麼，這個印了出來怎麼樣？」把這書的原稿找了出來。他很高興，說「就印這個罷。當作無名出版社第一著的事業，趕快發表出去罷。但是，叔叔，這個出版沒有什麼要緊麼？」我說，「這不是堂堂的大學畢業論文麼？倘若是發表不得的東西，帝國大學教授們那里會給他審查優等的分數呢？況且，這不是社會學上必要的研究問題麼？以前的內務部或者難說，現在是許多新進學者所在的內務部了，你放心做去可也。但是，雖然這邊已經買收了著作權，可以保證于出版上別無窒礙，不過原著者畢業後就做了某私立大學的講師，（現在也還在那里，）照顧他的學長是一個極其正經的人，這樣論文發表出去之後，或者要請他走路也說

... 1 -

不定，所以他請求在這本書上不要寫出真姓名來；我當時笑他「真是胆小的人呀！」但是已經答應了他，所以這回要你自己當編輯兼發行人，担負一切的責任。」在這個條件之下，我就將原稿交給他了。近日他又來說，「就要出版了，叔叔，務必請你寫一篇序文。」我于是歷叙以上的顛末，證明這乃是有權威的稀世的學術書，並不是那些自稱性學研究大學澤田順次郎輩所做的鈎引登徒子的翻譯的誨淫書的同類的東西。

大正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廢姓外骨。

案，外骨本姓宮武，今廢姓，開設半狂堂，著有筆禍史，私刑類纂，賭博史，猥褻風俗史等書二十許種。偶閱二階堂招久（假名？）的初夜權，見外骨序文頗足別致，便譯出如上。末尾罵澤田順次郎，似太偏隘，澤田編著性學書最早，並不一定是鈎引登徒子的，找出現尚留存的變態性欲論一看，覺得可以代為證明。

「初夜權」係 *Jus primae noctis* 的譯語，指古

代一種禮俗，在結婚時祭司或王侯得先佔有新婦數日。大抵初民有性的崇拜，對於處女視為有一種「太步」(Tabu)、含有神聖與毒害之意味，凡夫所不能當，故必先以聖體。無論是神，祭司或王等破除之，始不為害，可以結婚了。當初在施術者為一種職司上的義務，浸假而變為權利，蓋信仰改變，嚴肅的儀式轉為強迫的勞役，漸為崩壞之源，以至于革除，唯遺跡留存，在各民族婚俗上猶明瞭可見。中國初夜權的文獻未曾調查，不知其詳，唯傳說元人對於漢族會施行此權。范寅編越語卷上載

童謠低低一章，其詞曰：

低低低低，（嗚咽聲。）

新人留夕；

夕讀如（語助詞。）

安夕過夜，

明朝還倍乃。（倍乃讀如 *na*，即你們。）

註云，「此宋末元初之謠。」據紹興縣視學陳曰浣君說，德政鄉謠如下：

低帶低帶，

新人留歹；

借我一夜，（我讀作 *one*，即我們。）

明朝還乃。

云蔣岸橋地方昔有惡少嘯聚，有新婦過此，必劫留一夜，後爲知縣所聞，執殺數人，此風始戢。所說本事大抵不可憑，唯古俗廢滅，而民族意識中猶留餘影，則因歌謠而可了知者也。又浙中有鬧房之俗，新婚的首兩夜，夫屬的親族男子羣集新房，對于新婦得盡帶調笑，無所禁忌，雖云在賺新人一笑，蓋係後來飾詞，實爲蠻風之遺留，即初夜權之一變相。此種鬧房的風俗不知中國是否普遍，頗有調查之價值。族人或在陝西韓城久寓者，云新娘對客須獻種種技藝，有什麼「胡蝶拜」的名目，如果不誤則北方也有類似的習俗也。十五年十月十四日，

豐明。

## 山中雜記

七

祖正

與君相見即相親

忍說情場多苦辛

病後容顏難復舊

春來花鳥少關心

不但是禮拜那天進城後中飯食桌上與李牧師談話的時候，就是去秋以來，我與李牧師彼此認識，彼此相得，彼此純屬私人知己傾心談話的時候，我與他所談的話可說是傾腸傾肚的了，然而終有些地方我也無從談起；而自己已算宣說明白了的地方，其實在他還沒有領會。譬如前天禮拜日與李老太太一起和他的談話也是一樣。有時覺得他來無聊的慰藉，或是真像以牧師職業的態度來對我。真覺得人與人的談話之難。真覺得一個人說到心事之難。在這裏我才理解到英國史梯芬（*Stiffen*）

的作品中就說是自傳的部分也找不到他生活本事紀的痕跡的那種用心處了。我在這裏又想起葉教授說是近作，最近寫送來的詞裏面下半有

『恨遠情都是夢』

野花芳艸自成癡

人生何事說心期』

人生何事說心期，此刻好像深深的領會到這句的意義了。

這是今朝一起身來聽到窗外傾盆的大雨，我在山中春雨的濃綠情調中流潤出來的一首自己的詩。入山以來，清淨反爾增添了焦燥的我，更焦燥的想到我生活中已沒有了詩情。差不多要近於絕望的去想道有詩情隨了青春一同去的許多許多早熟的人們。我是禁耐不住那種樣的生涯。我就使得進了宗教的宮殿，也不能拋棄我心愛的詩苑。

呀——昨夜의 夢。又回到了憑窗看那滂沛的雨脚，看那沈酣的枝葉，看那含淚的繁花的我心上來了。昨夜

我又夢見到她。夢見我像到了她現住的地方去。一切是繁華一切是富麗。我走進的似乎是她獨自安坐着的涼臺，在滿栽花樹的暖室邊藤椅裏。是個側影。我看她時，她像做出不看見我，而神情又好像看見了我的，却偏偏做出在那裏披覽大幅的什麼雜誌畫報之類。我頓時覺得心中黯澹。我在夢中也覺察到她在故意奚落我，故意不睬我。像那些陌路人一樣。不，我實在覺得悽絕的去看她那種冷待的神情。在劇場中或是遊息處每每也遇到個把倩媚的面影，也有時明明在那裏注目而偏偏做出不看的神情，於是我們也驕矜地不看了不睬了。那種時候我們所感到的是驕矜或竟是勝利。而這個夢裏的瞬間，在我是悽絕而實在是絕望了。我從這個夢裏又醒了轉來。呀，巨浪樣的寂寞！呀，莫堪忍耐得的枯燥！呀，祈願的心情。祈願的心情！

在做了詩，看了雨，凝望了綠葉，哀憐了花事之後的今朝，我還是悒悒不樂的。

英國有兩個青年詩人是我所心愛的。他們適巧各有

一首相似樣的長詩是我所心醉的。今天真是奇異似的，浮憶起了那兩首長詩的情景來，在我抑鬱的心胸上。

——有一個年青的詩人。他曾在莊嚴的，燦爛而銀白的幽夢中蘊育着他的少年心；他曾咀嚼過輝煌醞郁的古經典的英華；他曾心驚神馳於悠古的史實傳奇中一切的雄大，純真與美愛。經過了自己的少年期，他就不耐於現實界的乾燥與溷俗，想在孤獨與流浪裏找尋他真正的理想鄉，心的理想鄉。於是他就把冷寞的故家，傳承的祖業像敝屣樣的拋棄了，登上他漂泊的行旅去。涉歷了千山萬水，踏遍了地北天南，依舊是此心渺渺找不到一個歸宿處。中間雖有一次行抵了天方的窮鄉僻壤中，遇見一個多情蠻女的一見傾心，曾把野蔬山菓傾筐前來以博他的一個歡心，而畢竟是神色顛顛不敢冒昧地直訴她真樸熱烈的愛的小心胸，結果是喪氣而去。

——詩人又從天方而經波斯而到伽曼的野原，在高峻的伽希米幽谷裏彷徨着，這回，詩人也覺得出於意外了。他像在迷夢中見到一個覆面的少女，悄悄地埃近身坐，

低低的爲他歌述一曲。是這個歌是這個曲，詩人方始恍然被她驚醒；因爲這也就是他自己想言抒而不得的心曲。這個少女也就是像他一樣的詩人。他終於不能靜默的傾聽，看少女在覆慢內也是心神貽蕩情不自禁。詩人至此，他剛強的心鍵漸漸低沈，漸漸下降，到他心琴中隘滿的膠漆的愛蜜裏去。從新振翼而起的乃是他的兩腕，直伸的追捉的兩腕，向着那激喘着香息的胸膛。她似乎一避。有個痙攣的狂熱的驚喜去發見自己以爲是緊抱着的乃是個空虛。暗黑的幕慢張在他的眼前，夜的陰沉捲去了那個幻覺。

——詩人拭眼醒來去看站立在周圍聳高的喬木，展開的野原，還想去追尋，而長歎已問了他何處可以相逢？

——詩人在悽愴裏又舉起了疲乏的腳踵。又從此踏遍河山轉輾南北。窮盡了山川陵谷，於是就想起了碧海蒼空。又是被一個急迫的心影引導到了海邊去。海邊更形得荒漠。一隻白鵝正棲遲於蘆葦間，見人就振翼高飛悠然而去。詩人是欲渡苦無舟楫，只得仰對着蒼空目送孤鳥而

言曰『美麗的鳥兒。知道你有個故家，你是回翔到你的家去，那裏有甜美的侶伴，她會把豐美的羽翼偎到你的頸邊，而用她特有的愉快眼色歡迎你的歸回，而我呢？我又何必孤伶伶地彷徨於此呢。我有更美麗的歌詞比之你的小曲，我有更雄大的心胸更偉麗的體格更相稱的丰姿，而單單地徒費精力於無人之境，連這個蒼空也像不能回響我的心聲。』

——詩人固然如此長嘆，但他決不絕望。果然徘徊於海岸之間見到一葉孤舟。這是既無帆索又無櫓槳，被人捨棄的孤舟。詩人被迫於熱切的心潮也無暇顧慮及此了。輕捷登舟，撐棹入海。把外衣張扎於牆竿上，風伯助威，便揚長而離人世的荒岸而到更荒漠更洶惡的大海裏去。此際正是颶風突起波浪翻騰。巨鯨長鯨尚且隱斂而不敢出現，何況這個蜉蝣一葉，瞬息即逝，還不是只等着浪頭一擊，昏沉到海底魚腹裏去麼！而此時的詩人你以為他是怎樣的態度？不錯的，他能鎮靜，他能堅持。然而最最聰敏的他死命的握住了那個舵柄。唉，這也就是

詩人在人世的荒海裏僅僅能夠把握住的生命的舵柄了。

——不久就是殘照西傾紅霞滿濺，俄傾就是黃昏更起漸把那些紅霞一片片的吞沒代之以黝闇，轉瞬之間夜幕的全幅上釘着銀星點點。而洪波迴蕩，巨浪奔騰，仍沒有寧息之像。小舟前進，依然的前進，安然的前進。

——夜半。月起。銀波萬里，一片蒼茫。詩人回顧間，靈秀的奇峯高聳於眼極處。憑欄凝望幾欲失神。小舟前進。神速的前進。詩人也儘是目不他矚的凝望着。小舟前進，平瀉的前進。

——小舟的船首突然平瀉進去的是一個打着呵欠似的岩洞了。而小舟前進，依然前進，平瀉的前進。漸漸深進到那個岩洞去。

——『幻像與愛呀！』詩人狂喜而大叫，『我已看到了你的去路，夢迷與死亡再也不能分割開我們了！』

——岩洞深入去，是個世外桃源。詩人初入洞門時已經那麼狂喜，宜乎其急於深入了。他深入去是為要找尋他的幻像，他的愛，他的理想鄉，他心的理想鄉——把那

些代表出來的那個覆面的印度女郎，

——詩人爲要找那個覆面的印度女郎，從此深入桃源，最初經越了花野，其次蝶躩於森谷，最後窮溯乎川流。有一次他實在愛好一個景色，真想停足稍憩，摘拾些株翠奇葩來彩澤一下自己憔悴的面影，樂慰一下自己乾枯的心靈罷，而一念突起，毅然又拋棄了。他又繼續的前進。

——自然是沒有窮盡的，人的精力與壽命是有限的。詩人的脚踵方才登上一個鬱茂的幽棲處，他已覺得死神已臨到他身了。

——詩人在消沉心氣跪伏於死神之前，重新振作精神回顧他一下雄健的平生，覺得也安舒自適毫無愧慚。於是手撫松柯，頭枕冷石。既無希望，也無絕望。生涯就是苦痛，也就沒有了最後的苦痛。只有一息銀灰色的靜思，悠悠地，寂靜地牽系着，牽系着，使他去眼看到一鈎新月，正彎彎地照對他，亮照他的微笑……亮照他的靜眠。

這是許麗 (P. B. Shelley) 在長詩「孤寂的靈魂」裏歌唱着的心境。由上述的詩境裏告訴我們那個詩人至死是不會找尋着那個覆面的印度少女，至死不會追求着他的理想。而那個詩人至死沒有悔意。我們的詩人許麗也說過。他在那詩的序詞裏說過。那些循規蹈矩墨守成法度而得免錯過，沒有知識上的疑問與渴仰，沒有信仰上的動搖與追求。而他們無所留戀於現世也無屬望於來生，只是冷冷的對於同類，絕不能同情於人世的辛苦。他們於家於國於世界都是無益的。自私，盲目，魯鈍的羣衆是他們所造成的，他們白過一生只是準備一個墳墓。那些的鄉愿比之這個自願孤獨探求真與美的幻像而促其自身的滅亡的這個詩人要更加可笑而更可唾棄。

第二個詩的情景乃是箕茨 (T. Nostr) 的最大長詩「恩笛妙」。希臘年青牧人恩笛妙在一個祭日的最中，男女的青年都是歌着，舞着，玩着的時候，忽然神色蒼白卒致昏倒。由牧人的妹倩扶回家，等其蘇醒追問其故。牧人說，在晚春的一夕，罌粟花香，月光滿地，在

幻夢裏得見月神辛雪雅的清姿，醒來猶能記及，魂夢難忘。自顧微小，恐永無親接這個月神之望，以之十分悲觀而懊喪。得其胞妹的鼓勵，牧人方始決心首途去找尋他的理想美。找遍地上而不可得，尋聲進入地下界去瞻月神的宮殿。在此徘徊，依然不樂。又得到美神的鼓勵，到底得見月神辛雪雅。他的安慰快樂，自然可以想見的了。而這也只止一瞬之間。月神去後的空虛寂寞更比未得月神以前爲尤甚。轉輾而到海中，仍想獲得所愛的對像。在此地遇見一個同病者的老人葛老格司。葛老格司在一千餘年前也是紅顏黑髮的美少年，對於海女名雪拉的懷着眷戀而不能償願。如今老朽了，並且愛人也已因故早亡更無希望。但仍舊沉湎於那個愛慾，至老不衰。牧人恩笛妙一方面是出於同情，一方面因爲自己的苦惱必藉一種救人於困厄之努力來拯救自己，解脫自己。於是藉着牧人神祕的魔力，老耄的葛老格司忽然反老還童仍舊是往昔追逐戀人時代的黑髮紅顏了。雪拉等輩也隨之轉生而轉意。牧人等皆大歡喜，隨入海神之宮，飽觀

珍奇寶貝，但是自己所追尋的理想美終難發見，因之又氣絕昏倒。一覺醒來又在人間了。正在追想魔術見效之功，忽聞一個少女之聲歌着哀愁之曲。其聲漂渺其音哀悽。牧人雖有心誓而亦不能禁抑自發的愛心。問伊來由，說自印度。聞其所求，說是歡樂；歡樂難得，不如悲哀底裏的孤單。說如今是自甘於悲哀，而竟能寶愛悲哀。說因爲悲哀乃才是少女惟一的侶伴云云。牧人心動，於是彼此誓愛。正極安樂，忽然往日的愛人辛雪雅出現了。牧人大惑。月神與少女二者都有可愛，而不知究鍾於何愛。不久少女夭折，月神又去。可憐的牧人墜進於無底的絕望的深淵裏。就是聽說辛雪雅已願意下嫁，而傷心的牧人深悔前此與印度少女之多此孟浪，鬱鬱不能自安。於是情願拋棄一個人眼前的安樂以遁世入山普濟衆生爲誓。而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畢竟亦難於決行。正在此時，而認爲辛雪雅者也就是印度少女，同時也就是月神，方能知夠放懷追求於理想美的人，才能獲得現實界的愛；忠實於現實界的愛的人，也就能真正求得



理想界的美。絕對界與相對界原來並無隔閡的。所謂圓轉自在，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都能貫通於一——真純的一念而已。

## 元正的死

欽文

「三奶奶，三奶奶！」

我忽於懵懂中聽到這個呼聲，覺得很是刺耳，但似乎與自己無關；因為感到還很疲倦。就想重行睡去。

「三奶奶，三奶奶！」

這呼聲又響了，我就醒鬆點了，知道是隔壁的愛姑奶奶叫我底母親的聲音，却不知道爲着什麼。

「三奶奶，三奶奶！」

我正在靜聽，這呼聲又起來了，而且聲音有點顫抖了。我想在這樣的深夜這樣地叫人，必已發生了什麼特別事情，就坐起身來向着隔壁問，「什麼事？叫我底母親？」

「哦，松少爺，」愛姑奶奶底聲音又從隔壁過來，「剛才對河岸的惠叔婆再三地叫元正，終於叫不應，所

以要我叫你們去看看他。」

「爲着什麼？」

「就是爲着他底房間裏這時還點着燈，火燭不放心。」這種事情已經有了好幾次了，元正因爲夜工做得太久，不覺倒在工桌上睡着，由對河岸的惠叔婆叫愛姑奶奶轉叫我們去看他，——平常點着燈的時候總有工作的聲音，一經睡着聲音就沒有了，燈却仍然點着，所以惠叔婆容易覺得，——因他住在我家底門口，所點的是沒有燈罩的洋油水蠟燭，工桌上滿堆着碎竹片等引火物，非常危險。惠叔婆的確是要好，愛姑奶奶和我家比連而居，利害相關，所以對於這事很切心。我不得不起來了，雖然很想當即繼續睡去。但我並不抱怨，我很知道，做扇骨所得的工資很微，元正卻只學會得做這工作，現在市物天天增價，像他的維持渠們母子底生活實在爲難。

點着了燈，我就走下樓去。下了樓梯，就有一幅暗淡的圖畫浮現在我底眼前：一張粗厚的木板桌上放着個

毛鉢頭的火盆，火盆旁一邊堆着些粗成雛形的扇邊骨，另一邊是些已經略成弓形做得較精細的；一個二十七八歲的瘦長的少年在那里一起一落地用勁地工作。

開出了門，就有一陣冷風迎頭吹來，燈火搖了幾搖，我不覺打了個寒顫。我正在設想元正倒在工桌上睡着的神氣，以爲他底手裏必定還捏着扇骨和工具，不覺已經走到他那作場底門口，我就向着門裏叫他：「元正！」空中很暗，只有幾點微細的星光，冷風陣陣地不絕地吹來，我底叫聲毫無回音。

「元正，元正！」我提高聲音地叫，但是仍無回音。我改叫他底母親，叫了好久也無回音。我想到了她底耳朵原有點聾的，也就記起她已到沙地裏的她女兒底家裏去了。

於是我重重地打起門來，但還是沒有回音。我底燈且已被風吹滅了。幾道細長的光線從門縫直射出來。我順着亮光找着門縫，就向門裏窺看。——工桌上並沒有元正，桌旁的空中却懸掛着個瘦長的人，拖長着舌頭，

嘴巴上滿塗着白沫，四肢直挺挺地伸着。

我一時不免張惶，却不做聲。定了定神，從暗中摸回家裏。把這情形告訴了我底母親，不久全家的人差不多都已起來了。另點得幾盞亮光較大的燈，重行出去，把那作場門打破。愛姑奶奶和惠叔婆等也都聚攏來了。不知道怎麼一來，我底膽量忽然大了起來，力氣也就很大了，就由我當先動手，把懸掛着的元正解將下來。

他底皮膚上滿是冷汗，身子還熱。解開衣服來看，胸部似乎還在微動。我就把他平放在地上，跨在他底身上，給他施行人工呼吸。起初很順手，漸漸地，他底手臂沈重起來，我底兩臂酸痛起來了。可是他底胸部似乎微動得比前厲害點了，我仍用勁地爲他動作。

約過了二十分鐘，我底背上已滿是汗。他底手臂愈加沈重，我底兩臂也酸痛得愈加厲害了。但是他底鼻腔裏已有微微的呼吸聲可以聽到。我勉力爲他繼續工作。

忽然他輕聲地喊了聲「啊唷！」於是站在我們底面前圍看的接連地叫他，「元正！」

過了一會兒，他「唉！」地應了聲，慢慢地睜開眼睛來了。於是先先後後地同樣地問他：

「元正，你爲着什麼，要這樣地尋短見？」

但他並不回答，又輕聲地喊了聲「啊唷！」我停止了給他人工呼吸的工作，就把他底上身扶起，用一把椅子靠在他底背下，使他坐着，自己站着休息了。

「元正，你究竟爲着什麼，要這樣地尋短見？」又是先先後後地同樣地問他。

可是他仍然沒有回答，只緩緩地輪着眼睛向各方看了一周。

「元正，究竟爲着什麼，你要這樣地尋短見？」

「唉，」他嘆了口氣才緩緩地無力地說，「我的做人已經沒有意思，還是死了好了！」

「究竟爲着什麼呢？」這次是我底母親單獨地問他了。

他搖了一搖頭，斷斷續續地說，「阿，三奶奶，對不起，我實在不願意說呀！」

這時天已很亮，我看元正很是疲倦，是的，他早已現着很是疲倦的神氣，上了吊更加厲害就是了，就叫各人退出，幫他睡到他底牀上，——舖在舊門板上的補着深藍布的補釘的印花布被上，讓他休息，只讓愛姑奶奶留着看守他。我底母親打發了人爲他去接他底母親，各人就都走了。

洗了手臉，我覺得非常疲倦，倒在牀上不久就睡着了。醒來已是傍午。吃了中飯，我就走出去看元正，愛姑奶奶已不在那里。他本閉着眼睛地躺在牀上，聽見了我底聲音就睜開眼來，並且做出想要坐起的神氣，經我阻止也就仍然躺着了。

「好了點麼？」我看着他問。

「唔，」他含混地回答我。

「項頸裏還很痛麼？」

「項頸？哦，倒並不覺得怎樣。」

「究竟爲着什麼，你？和我不妨談談罷！」

平時我們雖然並不時時談天，却常於簡略的招呼中

傳達濃厚的情感，所以我這樣地和他說。

「阿，」他先嘆了陣氣才說，「我實在是對不起人，今天更加對不起你。如果我已吊死，更要使得你們討厭。你們好好地給我住在這裡，不是因為可憐我，以為我還好？但是我——」

「這可不必說了，你當然是因為有了苦楚，就把這苦楚和我談談罷！」

「我何嘗不想做個好人，難道心願辜負你們，可是我——」

他又忽然中止了他底話，並且現出非常難堪的神氣。我趕緊說：

「是的，這我很相信，我們也始終不以為你不好，現在你把你底苦楚告訴我就是了！」

「我自以為總算是能夠克苦的，我哪里敢偷懶；我原想做個有志氣的人，然而事情——」

「這些我都很知道，你委實由於不得已，不必再說了；還是就把你要尋短見的主要原因告訴我罷！」

「這我當然要同你說，你是我所信服的，松少爺實在對不起你，要你給我這樣——但我覺得實在還是早點死了好！」

「不要再這樣想了，就說罷，究竟為着什麼？」

「同你說罷，就同你說罷，」他提了提神說，「事情是已經有了一年半多了，去年正月裏，還在息工的時候，我因為沒有事，隨便到各處去玩，偶然在火燒場裏認識了小牛太娘，和她談了幾句閑天，知道她是早年守寡的，沒有可靠的地方，全靠自己打短工，洗衣服度活。她說我底衣服可叫她去洗，那時我底母親老在沙地裏的姊夫底家裏，我就把換下的衣服交給她了。洗好以後她把破的地方如數結我補好了，而且補得很好，工錢却不肯多算。這樣地有了好幾次，我覺得不好意思，就買得點棉絲線去送她，白的藍的都有。因為是去送東西，她硬要留我點吃心。吃了點心，天大地下起雨來了，我沒有帶傘去，她底家裏是沒有傘的，她就留住我，要我停了雨再走。時候本已很遲，等到雨止，已經

半夜過了，她就留我宿在那里。她說，「不妨在這里過得夜去，我可把門板攔起來給你做眠牀，免得去敲門，還怕敲不應呢，明朝一早回去就是了。」

「我想她是睡在小樓上的，我在樓下過夜也沒有什麼不方便，那時又沒有夜工要做，就幫同她攔門板了。可是，——阿，有些事情簡直是說不來的，就在那個晚上，我們終於……」

「可是松少爺，請你不要以為我去送東西原是有意的，我當初實在沒有什麼心思，簡直想想不到。她已有了四十多歲，我且是個麻子，但是——」

說到這里，他又把他底話中止了。看他底神氣，似乎非常難過，正在追悔什麼的樣子。我想這種結合原是很不自然的，不過這種不自然的現象怕已非只於渠們間發生了。原來在我底四周的固然不知道設法謀各人都可滿足衣食，而且重複地築起許多道堅固的牆來，使得性的發展處處受到阻礙，激起種種變態，又以爲這種變態現象是奇怪得不應該有的。我心裏還在深深地慨嘆，嘴

裏却就打破了靜寂說，「這也是難怪的，情不自禁的事原是常有的呀，以後怎樣呢？」

「以後就常常來往，」他繼續說，「我常到她那裏去，一個月裏總要去宿好幾夜。到了今年春天，她底肚子就一天不如一天地大起來了。我急得生病，她且時時哭泣。到了上一月裏，已經十足滿月了，不得已避到三家莊去預備做產。可是費用大了，我去看她，來回一趟要大半天工夫，又要船錢，所以我近來老是夜工做得很久，實在是因爲無法呀！在那里住了十幾天，總算好好地產了，還是個兒子，自己當然不能養育，當即送到養育堂裏去。產後不過半個多月，她就獨自搬回來了，以爲在那里太費，將要不能支持了。但是因爲身體還沒有回復，搬回以後又須裝作無事，因她對隣居原說是去訪親戚的。受了感冒，病得不過七天就死了。」

「她死了你也就非死不可了？」因爲他底神氣已變得大慘淡了，我故意笑着這樣說。

「可是，松少爺，」他很快地回答我，「她底死實

在是因爲我沒有力量，如果我有錢，或者借得到錢，何致使她早就搬回來。滿了月才搬回就不致於受感冒，也就不致於病死了，所以我越想越難過，實在是對她不起呀！」

聽到這裏，我想渠們間實已發生了熱烈的情感，不覺受了感動，再也不能假笑了。

「松少爺，」他又說，「近來我不是日夜不停地趕班做工麼？我是在籌還她底棺材錢。她底棺材倒是很好的。我想她既已死了，只有這件事還能和她發生切身的關係，所以極力設法買得好棺材來給她用。現在已把這筆錢還清，我底心已經安了。然而我於昨天晚上忽然想到，再活下去還有什麼意思呢！」

聽了他這些話，我已發生許多感想，覺得有許多話要和他說，一時却似乎無從說起。因爲他已現着十分疲倦的神氣，略說了些安慰話，說是日後再談，就讓他獨自睡着了。

過了三天，我還在牀上躺着，又於懵懂中被人聲驚

醒了。聽明了「元正吊死了！」的聲音，趕緊起來跑下樓去，施行人工呼吸費力的情形當即回憶起來，以爲這次救活以後必就好好地告訴他許多話。然而在元正底身上一按，覺得好像摸着了冰的冷，也像摸着了冰的硬了。

二一，八，一九二六。

## 懷那古怪的圈子

天行

自從回南看郎中以來，無日不想著北京，無時不念著北京給我的眷戀。

雖然『晴天香爐陰天醬缸』使得我厭棄，可是跑出了香爐醬缸，一切只教人感受荒莽景色中的淒楚。最難過，生龍活虎的人變成個紅眼睛瞎子，好耳朵聾子。在許多奇異的詢問裏，我知道人們把北京看做了一個古怪不可思議的所在。從這不可思議的古怪圈子出來的人自然要讓不可思議的眼光照顧。因此，也許是嘆息，也許是稱讚，也許是譏刺，也許是畏懼，種種眼光的籠罩，我成了個瞎子，變了個聾子。

從前北京的學堂鬧窮荒，驚人的罷課好像終年持續

著；朋友就問我們的功課如何能學習。中國人本來不求徵信，知道一件事的起，就可以推論到他的落。所以，我們北方的學生都好像不如兩邊十足提鍊的貨色好，因為『你們一年到頭是沒有課上的。』我這箇打七折（或是對折吧？）的北方貨色現在出了堆棧，至少標籤上似乎寫了『一律七折』的字樣。然而這還在其次，最要緊是一句話：『北京的學生有的「政治化」，「黨化」。

「政治化」「黨化」似乎不名譽，而且更不是『學生的應分。』我無時不念著的北京給我的眷戀，却就在這一點上。我想到我們北京的生活趣味，就覺得一宗不可思議的生氣。這一宗不可思議的生氣也許就是別人所謂的什麼化。我覺得北京的生活的生氣在各人都能夠不把自家的本性磨滅。從不磨滅的本性裏，自然各人都要貫徹各人的信仰，結果那一股欣欣向榮的生氣互相磅礴，於是一切就有了左右反正的同異。若干的同異之爭是人羣進化的道路，也許就是『政治化』，『黨化』。實在的，我看來『政治化』『黨化』也不過是人羣進化的許多道路之一。

這何嘗不是廢話！這幾天報紙上說，北京的『優待室』擁擠不堪；又說，傳了誰，問了誰。危險！危險！胡鬧！胡鬧！盲從！盲從！可憐！可憐！於是北京的可思議更加教人不可思議。還了得！明明如此！我憬然想到洪憲皇帝教人印布『國賊孫文』時候的事來。那時時髦一時，其實是印鑄局一家『財源茂盛』的時髦，政府公報上『某某聲明完全脫離某某黨籍』的廣告連珠似的發表。各地不絕的發現『亂黨』，相繼的『伏法』。我還是箇茫然無知的中學生，恰巧中學所在地好戒起什麼嚴來了；校長煞費了苦心勸止我們安心上課不要回家。南方人的特長，風聲一壞，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終歸大部分依舊飛奔回家去了，真聰明！今日的所謂『政治化』，『黨化』者，也就是聰明人說人『不聰明』之意云爾！當日我也小作聰明，竟毅然不信校長的勸說，回家去了；回想起來，自然與我今日這眷戀北京的『不聰明』一樣的堅決。我念念不忘香爐醬缸中的生活。那箇生活教我磅礴有生氣。雖然是一箇比不上十足提鍊的七折貨，倒不怕不可思議的眼光照顧，却實在過不了這閉聽塞明的聾盲生活！我不要再看郎中了，還是看大夫好。

火虎之年三秋重陽之日書於故漢彭城。

## 閒話集成

### 三 今昔之感

在上海新聞報上見到這樣一條啓事：

「馬凡鳥聲明道歉（此行大字）」

鄙人于四日在愛絲報登載「舊劇破產」一稿致動伶界公憤茲託何君頤馨向伶界聯合會夏李常三會長自認過失茲蒙諸公俯允爲此除親詣伶界聯合會謝罪外特此登報聲明道歉 馬凡鳥啓 戊戌38331

我不禁感到上海「伶界」的威風了。記得七八年前胡適之陳獨秀錢玄同諸人在新青年上痛罵舊戲，雖然有張寥子大做文章替梅郎辯護，林琴南叫「荆生」去打「狄莫」與「金心異」，可是並沒有動伶界的什麼公憤，出來胡鬧，可見那時北京的情形空竟比上海還好一點。不過幾年工夫，情形就大變了，沒有自信的人罵過就變而爲捧，伶界的氣焰也高起來，有強迫人家道歉的威力了。倘若胡君現在還做那種文章，恐怕也要有被軍警捉去之虞了罷。這真令人不勝今昔之感。

「非宗教大同盟」，那是那一年的事呀？大約也是五四以後罷。那時何等烈烈轟轟，氣勢熏天，然而在民國十五年，北京某晚報因教宗問題而被拘禁，某早報再

三地聲明道歉了，而那個大同盟也早已不見了。這簡直有隔世之感了，豈但是今昔而已呢！

### 四 包子稅

中央公園的長美軒是演藝菜館，所以他的火腿是據說頗好的，但是我沒有吃過，只有用火腿末屑所做的包子却是吃過，而且還覺得還好，還不貴，因爲只要兩分錢一個。今天我因無事，又躡進公園裏去，順便在長美軒買了五個包子，計大洋一角，可是阿唷，夥計硬要我再拿出四個銅子來，說這是叫什麼四種特稅，凡是看戲，嫖妓，上館子，住客店，都要值十抽一，所以我應該被捐壹分。我說我並不看戲嫖妓，只是吃幾個包子罷了，爲什麼也要上稅呢？他說這不管，捐是一定要捐的。我沒法只能付了他四個銅元，其實又多吃虧了四厘。我問這稅是什麼用的呢？他也說不上來，說大約是爲討赤吧，不過他也不能担保，我坐在柏林下的板椅上，一面吃著包子，心裏納罕，這個年頭兒連一個包子都不容易吃，逃不了稅。但是轉念一想，這如真是用在討赤，我們京兆公民也是應該樂輸的。——因爲赤禍如何是洪水猛獸，白福如何是天堂樂土，京兆公民是最能知道的也。